

■ 凡人忆事

梦幻童年

高宏業 著

MENG HUAN TONG NIAN



吉林人民出版社

凡人忆事

梦幻童年

高宏業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幻童年(北方文丛二)/高宏业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4

ISBN7-206-02217-0

I. 梦 II. 高… III. 中国-文集

IV. K8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9117 号

梦幻童年

著 者:高宏业

责任编辑:于二辉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编:130022)

印 刷:辽阳文教系统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7.5 字 数:15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2217-0/G·1982

版 次: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 册 定 价: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宏业同志是我在六十年代初结识的老朋友，在近四十年的交往中，他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为人朴实。

在我看来，朴实二字实在是很高的一种人生境界。朴者、朴素也，本色也，它与一切矫揉造作，装腔作势，花言巧语，涂脂抹粉者无缘。实者，实实在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之谓也，它与一切弄虚作假，夸夸其谈，大话空话，哗众取宠者不沾边。宏业就是这样一个朴实的人。

古人云：“文如其人”，这话虽有争议，但放在宏业同志身上却真实不虚。因为我读过他的回忆录《凡人忆事》之后，总的印象仍然是朴实二字。分开来说，就是内容实在，文风朴素。

先说内容实在：宏业这部回忆录写的是自己从记事时起到读中学这一段的经历，其时间跨度约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到五十年代初。这十几年的东北社会经历了从日伪统治到抗日胜利，从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阶段。关于这一段历史，人们写了很多书，有官修的

史册，也有更多纪实的或创作的文学作品。宏业同志则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一个农村孩子，中小学生在眼睛中的人间社会。他加不加框，不戴“眼镜”，完全以一个孩子的童心来体验生活，观察社会，并以朴素的文笔，真实、细致生动，具体的描绘了那些特定时代东北农村的乡情、民情、人情、世情，从而为我们提供了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我从十五岁起就随军来到东北，在辽沈地区生活了半个世纪，又搞了十来年东北地方史志工作，自以为是个“东北通”了。但是，读了宏业同志的回忆录，才使我对那一段的东北农村生活有了真正的了解。小到衣食住行、年节风俗，大到战争风云和政治斗争，在回忆录里都有细致生动的描绘，使我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和体验。

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和沉思的是宏业笔下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是一场震撼中国历史、改革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对于这场变革，我们这一代人学习过，甚至还亲身经历过；更多的人则是通过阅读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等文学作品以及影视作品来了解这场运动。但是，这些都是按照一定标准加工的产品，读了之后仍然使人感到迷惑、感到隔膜。宏业同志笔下的土地改革运动，则是活生生的第一手资料。他把自己在吉林省海龙县山城镇福兴屯的亲身经历，从头到尾，细细道来，而力求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他笔下所写的各阶层人物如瞎爷爷、何委员、梁二、王喜、穷三

麻子、锁子、“神秘的大老王”以及自己的父亲（农会委员）二姐（妇女积极份子）等等，一个个都活灵活现，按照自己的思想感情与环境遭遇去行动、去生活。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被贴上标签的木偶。他写了农村的贫困，农民生活的艰辛，写了他们的善良愿望和生活追求，写了他们可爱的地方也写了他们落后的一面。写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写了土地改革给农村和农民带来的积极成果，也写了土改中“左”的危害，斗争的残酷和人性中的残忍。因此，在我看来，无论是今人或后人，要想了解土地改革运动的真实情况，读宏业同志的回忆录，比读一些官方记述，或读丁玲、周立波等“创作”的小说更加可靠。

再说文风的朴素。内容的实在决定了文风的朴素。朴素并不是没有文采，而是一种很高的审美境界。陶渊明的诗，吴道子的“白描”，鲁迅的小说就是这种境界的极至。

《凡人忆事》完全采用白描手法，线条细致，勾勒准确，形象生动，语言简练，充满生活气息，比如《在瞎爷爷家过年》一节，是一幅很好的农村年节风俗画。《走进大自然》则如一曲牧歌短笛，读后令人遐想悠思。《残酷的清算斗争》令人惊心动魄；《第一个愉快的团圆年》则使人欲与书中人物共同喜笑欢歌。总之，这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文学手法写成的回忆录；也是一部纪实性的文学作品。

对于这样一部作品，宏业同志自谦为《凡人忆事》，

我说，世上凡人占绝大多数，不是说“人民创造历史”吗，历史的创造者写自己的历史，岂不妙哉！君不见，如今伟人，名人的自传、传记铺天盖地乎？其实，其中真实的东西有多少？一些“星”类人物价值几何？面对彼等，吾辈凡人正不必自卑，因为我们把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写出来，毕竟对后人有益，比起那些说假话，卖隐私的所谓作品来，其价值高低，后人自会评价。

以此之故，我极力劝说宏业把此书付印，并把读后感写出来，权以为序。

杨、铸

2000年10月

目 录

序.....	1
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	1
朦朦胧胧我的家.....	4
多事的秋天	10
跟爹爹跑“边外”	16
在瞎爷爷家过年	25
绝对权威的瞎爷爷	29
搬入新家	32
第二次搬家	38
走进大自然	43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48
光复啦	54
第一个愉快地团圆年	57
初登校门	61
可怕的瘟疫病	64
八路军撒走啦	67

神秘的大老王	70
动荡的岁月	73
土改斗争	83
分田分地真忙	93
残酷的清算斗争.....	107
何委员之死.....	115
清算回来的舅妈.....	126
轰轰烈烈的扩军潮.....	131
翻身后的新年.....	145
翻身后的春天.....	154
翻身小学.....	158
高家大院的坍塌.....	164
新学期新老师新同学.....	169
不平静的假期.....	175
新中国成立.....	181
忙忙碌碌的五〇年.....	185
曲曲折折的高小学习.....	199
哥哥的心事.....	203
是是非非的中学校园.....	208
再见！我的第二故乡.....	216

后记

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

小时候常听妈妈讲，太爷在世时我们家并不穷，也有好地几十“日”^{*}呢！

太爷是久不得第的秀才，后受同窗好友——邻村（小赵台）赵大老爷之邀，做了他家的“管事”。

赵大老爷于清朝晚期在陕西做官，把不知哪房太太留在家中主事，太爷协助她做了赵家的管事。是她做主，将失去双亲赵大老爷的远房侄女，许配给“老管事”做儿媳，她就是我奶奶。

太爷为人和善，人缘好，在赵家从东家到长工，关系处理的都很好。本名单字“会”，人送绰号“高会来”。

听妈妈说，奶奶十七岁就“过门”啦。生下两男一女，三十二岁时爷爷去世，她守着三个孩子，直到六十一岁过世。

妈妈说，奶奶是个热心肠的女人。爷爷行四，有人叫她四嫂，有人叫她四妹子……邻居都说她是吃百个豆不嫌腥的好人。见谁有困难她都周济，就连日俄战争中被打散的“俄大鼻子”讨

* 日或天，是东北解放前的土地计量单位。那时不是按面积计量，常常以一个劳动力一天能耕做多少来做计量单位。因此，通常说土地有多少，不是亩或垧、顷，而说“日”或“天”。

饭到我们家，奶奶还将他让到屋里给他热了饭，见衣服破了还给缝了缝，临走时还搭上一双鞋。

妈妈说，好人必有好报啊，若不你奶奶怎能活到六十多岁呢。

爷爷是个独生子，他有三个姐姐。太爷不肯让儿子受人雇佣，他一个人卖力的在赵家做工，家里的几十日田地，都是太爷在春种秋收的季节，从赵大老爷家，调来车马人畜，帮助做完的。

太爷大半生是在赵大老爷家度过的。在长工中间与太爷最要好的是赶小车的姓贾的车老板，由于两位老人的要好，又是他们做主，车老板将自己的老女儿，许配给“老管事”的大孙子做媳妇，她，就是我妈妈。

听妈妈说，爷爷刚刚三十岁便得了“大肚子病”，一病三年不起。不满十五岁的爹爹，三两天就要步行三十余里，到辽阳城里请先生给爷爷瞧病，从爷爷肚子里外抽水。

为给爷爷治病，几十日土地，一点点卖，最后只剩下两日地。爷爷还是去世啦。

爷爷去世以后，太爷因年迈丧子，变得疯疯傻傻的啦。无力在赵家管事啦，赵家用小车子将他送回家来，不久也与世长辞啦。从此年仅十七岁的爹爹便挑起了养家重担。

父亲念过三年私塾，能写一笔令人称赞的楷书字来。算盘打得也很好。每逢年关，许多人家都来求他写对联，从腊月二十三，要写到年三十，村里人分家，卖房卖地，也常常找爹爹去帮忙写文书。

爷爷去世后，父亲先后在粮坊里当过伙计，杂货店里站过栏柜（台），后来又挑起了货郎担子。

妈妈说她一辈子生了五男五女，但侥幸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姐弟四人。我是最小的。

听妈妈说，我还没出生呢，大姐已经嫁人啦。

大姐嫁给城里的孙家，是三姑奶做媒。

大姐小时候三姑奶最心疼她。三姑奶每次回娘家，都把大姐抱在怀里亲不够。妈妈说：“三姑，你那么“希罕”你娘家孙女儿，咋不想法给他找个婆家呢？”三姑奶听罢还真把这事放在了心上，当即回答：“行，把这事儿交给我吧！”

大姐六七岁时，三姑奶便回来提亲，男方是三姑爷侄女儿的男孩子。当时也只有八九岁。

相亲那天，三姑奶领来了三姑爷的侄女儿——大姐的婆婆。大姐的婆婆一见大姐便夸：“这丫头两只大眼水汪汪的，真俊！”说着拿过一个大苹果给大姐，大姐不敢接，是妈妈让她拿着。大姐抱着苹果瞪着大眼，看看妈妈，看看三姑奶，又看看那陌生的老婆婆，不知是咋回事儿。

后来轮妈妈去相看姑爷，妈妈说，第一次见到姑爷时，还在外面骑在墙上和孩子们打仗玩儿呢。

大姐的婚事就是这样按老人的意愿订了下来。大姐十七岁时，孙家以缺少人手为由，将大姐娶了过去。

妈妈说：“哥哥只念过四年书，因为家穷，十五岁时便跟姑父外出学铆工匠。后来又满铁灵山机关区做“苦力”。

也是父母做主，给他找了个大他两岁的姑娘做媳妇。

妈妈说，哥哥结婚后我才出生。刚满月妈妈就下田干活。把我扔在家里，由嫂嫂照看，开屎、把尿……。长大啦，我终于领悟出老嫂比母的道理来。

二姐比我大九岁，她念过四年书便在家里等待出嫁。

我出生那年是戊寅虎年，爹爹给我取了个乳名叫虎子。

朦朦胧胧我的家

朦朦胧胧的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住在一个黄土砌的院墙内，三间草房中间开门。

奶奶和婶婶住在东屋。叔叔在鞍山做木匠活，不常回家，或回来得特晚，我不常见到他。

爹妈领着哥嫂二姐和我住西屋。因为人口多，住的是南北炕。哥嫂他们在北炕。

站在南炕窗前，透过玻璃向外望去，南墙外不远处，便是一条铁道。铁道那边是满铁灵山机关区。铁丝网把一台台吐着白烟的火车头圈在里面。开口处有个木房子，人们叫它“卡子房”。

每天早晨，哥哥匆匆忙忙吃完饭，便急急忙忙随着那黑衣人流，通过“卡子房”向场里涌去。日本人管哥哥他们叫“苦力”。

在卡子房边的木架上，悬挂着一段铁轨。只要“卡子房”里的日本人一敲那段铁轨，那些身穿黑衣服的“苦力们”，便拼命往场里跑，敲罢铁轨，那个日本人便把大门关上。

晚上卡子房里的日本人又出来敲击那段铁轨，接着便见到黑衣人流涌出卡子门。常见那敲击铁轨的日本人搜查“苦力”们的身，连饭盒也要打开看看。

西院是王家的梨园。靠近我们家院墙的几棵梨树的枝叶都已

经伸到我们院里来啦。

秋天，结满梨子的树枝，被黄澄澄的大梨坠得弯弯的向下垂落，象哥哥和姐姐那样的个子，一窜高准能摘下一个。

每到这时节，奶奶便成了王家的看梨人。只要有谁向那梨树上多望几眼，奶奶就会狠歹歹地向我们挥动她那个长长的烟袋：“瞅什么？不许摘人家的梨！人家的东西咱不能要！不能爱小！”

梨熟啦。西院王五奶奶已把院里的梨卸完啦。伸到我们院里的那枝上的梨，有的已经熟透掉在地上。奶奶小心的把梨捡起来，扒着墙头朝五奶奶喊：“五妹子啊！这边的梨你们还没卸呢！都掉在地上啦！”只听那边五奶奶说：“四嫂啊，那几个梨你就给孩子们摘吃了吧！”

“不行，那可不行。你把筐递过来，我给你摘啦！”

五奶奶不肯递筐，奶奶回身进屋，取来自家的筐，又找来凳子，蹬上板凳卸下梨子，接着又提着梨筐急冲冲地从后角门向五奶奶家走去。

不多时，只听西院里两个老人吵吵嚷嚷，你推我让象吵架一样，让个不停。

晚上，爹妈都回来啦，奶奶也过来坐在炕边抽烟，听到外边有腾腾的脚步声，接着见五奶奶挎着一筐梨破门而入。

五奶奶一进门便叫着爹爹的名字说：“梨卸完啦，送点给孩子们尝尝鲜儿。”

爹妈连忙站起来不过意地说：“瞧这五婶，又给送梨来啦！”妈妈接过梨筐，五奶奶特意凑到奶奶身边坐下，奶奶一扭脸嘟囔一句：“也不嫌费事？”五奶奶听罢不依不饶的说：“咱俩谁不嫌费事？”“你说，咱俩倒谁不嫌费事……”说着五奶奶转过身来对爹爹妈妈说：“我那儿棵拉拉蛋的梨树，年年到你们家结果，我让你妈摘了给孩子们吃。可倒好，你妈死活不依，非得摘巴摘巴



给我送去。害得我还得给你们送来！”爹妈瞧着两位老人拌嘴，只是抿着嘴直乐。

唠了一阵子嗑，五奶奶走啦。

送走了五奶奶。奶奶叼着她的长烟袋，边抽烟，边给我们分梨。

分完梨，见我们都甜蜜的吃着，她一边抽烟，一边用那长烟杆指指点点地对我们说：“记住啦。给咱的梨可以吃，不给不能要，更不能乘人家没看见去拿。那叫偷，“爱小”不好！”接着便狠歹歹地说：“将来长大就成贼啦！懂吗？”

见我们都点头答应啦，奶奶才露出笑脸说：“对喽！这才是奶奶的好孙子，好孙女儿哪！”

家里最不开心的是哥哥。他是个中等身材、五官端正，穿上那身满铁制服，也是个满漂亮的小伙子。见他与嫂嫂总是别别扭扭的，很少与嫂嫂说话，说上一句话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喋喋叨叨，要么把眼一瞪。每当这时，嫂嫂便低头不语，或悄悄走开。

嫂嫂长得瘦小枯干，但眼睛很大。见她也是很少开心，哥哥上班后，她总是不声不响，低头洗衣做饭，缝补衣裳。

常听爹爹训斥哥哥：“都已经是娶妻就要生子的大男人啦，每个月就交这么几个钱能糊口养家吗？”

哥哥不吱声，常见他挨过训之后，就闷闷不乐地吹起洞箫或口琴来。

妈妈和奶奶一样，都是小脚女人，头上绾着髻髻，身穿带大襟的兰土布上衣，宽松松的裤角扎着腿带子，她们穿的鞋又小又尖，走起路来，上身前倾，臀部向后，呈〈型，两手朝外一扭一扭的象踩高跷一样。

妈妈洗脚时我发现，她的十个脚指，除了大脚指其余的都依次向脚心弯曲，那小脚指盖成了脚掌面，我不解地问妈妈：“你的脚怎么长的和我的不一样呢？”

“这是小时候你姥姥给裹的。”

“为啥要裹脚呢？”我问。

“大脚姑娘走道寒碜，不好嫁人。”

“裹脚疼不疼？”我问妈妈。

“傻孩子，还能不疼。”停了一下妈妈又说“怕长大脚吗，疼也得挺着，刚开始裹时都不敢下地走路啊！”

听着妈妈的述说，我瞪大眼睛看妈妈的脚，好象我的脚也被裹得那么疼痛难忍，不由得缩回脚来。

妈妈擦完了脚，又穿起她那尖尖的布袜子，边穿边说：

“我的脚裹得晚，长的大，你姥姥还担心我嫁不出去呢！”

别看妈妈脚小，但做起庄稼活来都赶上一个男子汉，从春种到秋收的庄稼活，样样都能干。

听妈妈说，她没念过书，大人说女孩子念书没有用。妈妈七、八岁时就跟姥姥下地干活。十多岁时嫌姥姥掐高粮特慢，向姥姥要捏刀掐高粮穗，姥姥怕她不会用割了手，不给她。妈妈急了，不用刀，用手攥，结果比姥姥用刀还快。

后来姥姥就不下田做活啦，地里的活就由她老女儿替她做啦。

每天吃罢早饭，妈妈便下田干活去，爹爹则用他那根长匾担，挑起货郎担子去卖杂货，要等到晚上点灯时才能回来。

爹爹高高的个子，身体稍瘦，过重的生活压力，使他有些驼背。虽年仅四十几岁头已秃了顶。

爹爹的匾担弯弯的象个月牙，两头微微向上翘起。一付货郎担子一到爹爹的肩上，便一上一下的颤连起来，爹爹的脚步便随之一步一步地向前艰难的移动着。

爹爹的那根匾担是很有用处的。除了用它来挑担卖杂货，春天妈妈在田里打过的一堆堆柞子，要等爹爹回来，用这根匾担，一担担地挑回来做烧柴，接着又把粪肥一担担送到田里；秋天，